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II

寒窗苦讀・故宮展才

戰亂流離之際，
江兆申渡海來台，
勤讀古書，自修自學，
對畫藝與畫史苦心鑽研。
天資、時勢與努力，
使他攀上了文人畫的高峰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渡海來台的上進青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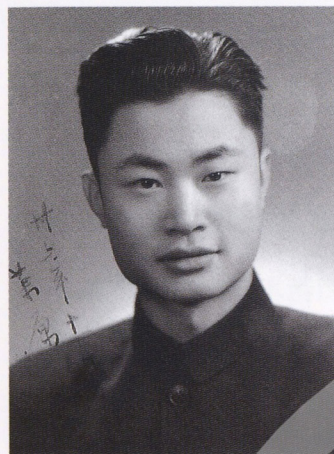
中日戰爭終於結束了！但隨之而來的國共戰爭，卻迫使蔣介石的軍隊退守台灣。在這戰亂的歲月中，江兆申從一個少年變成青年，爲了生計投身軍旅，因文筆好、書法佳，被指派處理文書工作。一九四九年，父親病逝，江兆申依照習俗於百日內與夫人章圭娜完婚，五月，偕夫人隨國民政府來台，生命之航瞬間被迫駛往台灣——一個完全陌生的蕞爾小島，原以爲只是避難一時的暫居之處，誰知卻是陪他走完一生，一個徹底改變其境遇的孤島。

●國民政府來台之際，政局未穩，百廢待舉，江兆申忙裡偷閒讀完陸游《劍南詩鈔》，詩作漸多。翌年在基隆謀得中學教職，教授國文，有更多的機會勤讀古書。爲了學畫的強烈心願，他鼓起勇氣投書，寄呈詩作請溥心畬先生指導，求錄爲弟子。溥心畬在讀到來信之後，對他的文辭讚譽有加，回信寫道：「江

君鑒，久游歸來，承君遠辱書問，觀君文藻翰墨，求之今世，真如星鳳。儒講授之餘，祇以丹青易米而已。讀君來詩，取徑至高，擇言至雅，倘有時來此，至願奉接談論。」



題章圭娜舊繡牡丹 1982 書21×34.5公分 繡42.5×34.5公分
(章圭娜女士即江兆申夫人)



江兆申攝於杭州 1947

●一個上進的青年，生活雖窮困，但才情受到青睞，江兆申第一次謁見溥心畬，即照古禮叩首跪拜，溥心畬未收分文，收爲門下，然師生之間只論詩文，未有畫課。溥心畬要江兆申跟著他讀書，因爲書讀多了，畫品也就跟著高了。江兆申恪遵師訓，並力行實踐，雖然私底下作畫，但都不敢示人。

●有一年冬天，江兆申到仁愛路的畫室看望老師，溥心畬正靜靜畫著一套二十四開的冊頁，良久，師生打破了寂靜，溥心畬問起，聽說江兆申也在畫畫，江兆申靦腆地回答：「閒時試著練練筆。」老師要他下回帶來看看。



江兆申印 1945



林原毓 1952



履恆軒 1950-52

釋文：「對印非同時之作。白文乙酉年作于杭州西湖。朱文壬辰作于基隆。朱文凡經數刻。至此乃定也。」

邊款：「兆申舊刻。執教基隆時作。乙亥補款。人無恆產而有恆心者。唯士為能。」

●一個星期過後，江兆申帶著兩開臨宋冊去看老師。溥心畬仔細看完，和緩地說：「筆和墨都是這樣，顏色不對，慢慢的我再教你。」當時溥心畬已身染重疾，體況極爲虛弱。

●隔年（1963）夏天，也是江兆申最後一次拜訪老師，溥心畬出示一張近五尺長的山水畫手卷，要江兆申坐在榻榻米上好好看看。溥心畬的手卷，樹木人物屋宇，畫得都非常精細，坡石和山巒卻用淡墨橫掃，下筆若不經意，但卻無一筆不恰到好處。全畫著色很淡，但在感覺上卻凝實而潤澤。



江兆申 山水卷 1948 14.5×145.5公分

●大約看了半個小時之後，江兆申自信都能默記了，便輕輕的把手卷放回去，溥心畬察覺，提醒他：「再仔細看看，不要放過每一個細處。」江兆申於是從命把畫看完，這時，彷彿手卷上的一切都在他的腦海中了。溥心畬問：「你看這張畫染了幾遍？」江兆申回答：「三遍！」溥心畬說：「一共十遍！你的畫只匆匆染了一兩遍，顏色都浮在紙面

上，所以山澤枯槁，毫無生氣！」當時，江兆申的腦子裡雷轟電擊般響起了一種聲音：「顏色不對，慢慢的我再教你！」這一年十一月，溥心畬就與世長辭了。這是江兆申繪畫歷程中的第三次契機。

●溥心畬逝世後的第三年（1965）五月，江兆申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生平第一次個展，初試啼聲，即佳評如潮，並意

外地獲陳雪屏及葉公超兩先生青睞，聯名推薦將江兆申送進了故宮，雙喜臨門，無心之為，再次為他的生涯掀起一嶄新戲幕。

溥心畬（1887-1963）

現代書畫家，名儒，號西山逸士。滿族，遼寧人，清宗室恭親王後裔。自幼好學，於經史子集，無所不涉。北京法政大學畢，留學德國，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，後旅居台灣，任教師範大學美術系。詩、書、畫兼擅，山水畫以工筆瀟雅清逸，硬毫使轉俊秀，亦見於書法題跋，與張大千齊名，人稱「南張北溥」。



溥心畬 淺絳山水 1951



江兆申在台北中山堂首次個展 1965



台北中山堂首次個展，與葉公超先生合影 1965



江兆申與溥心畬合影



江兆申 桃花源圖 1966 29.3×67.2公分

雖然江兆申跟隨溥心畬是以讀書作詩為主，但從旁觀摩耳濡目染之下，在繪畫上也受益匪淺，「桃花源圖」筆法剛健挺拔，雅秀的氣息，即得自溥心畬的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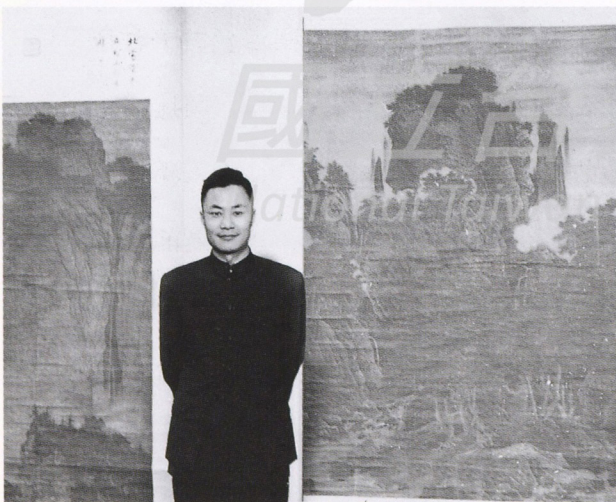
文人畫家的最後一筆

●進入故宮博物院書畫處，江兆申每天還是在書堆裡鑽研、文字裡梳爬、古書畫中鑑賞、古器物間定真偽，和他原來讀書求解、筆墨賦染的文人生活差距不大。他從副研究員幹起，隨後執掌最受矚目的書畫處，一九七八年正式升任副院長兼書畫處處長，是一位極稱職的公務員，也是優秀的行政長官。

●在故宮的二十七年間，江兆申的筆墨從未停輟，創作的質量遠遠超越入宮之

前。這種可觀的成績，主因在於四十歲前飽讀古書，而有入宮之後的「學以致用」。非僅如此，故宮提供了無人能及的養分資源，讓江兆申得親見真蹟實物，與古人神遊晤對，平起平坐；更能縱橫畫史，在時光隧道中馳騁推移，涵養傳統藝術之光華，淬鍊古代文物之精要。天資、時勢，加上個人努力，使他攀上了個人的高峰，也是二十世紀文人畫的高峰。

●任職故宮期間，江兆申也致力於畫家與美術史的研究，長時間投入研究世稱



江兆申任職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1966



江兆申（左一）與妻子（右三）、子女攝於外雙溪 1971

清王翬圖繪冊

全冊十六開。展出三六九七六等六開。中第九開有年已七十矣印。故知成於辛巳也。按此冊雖成於晚年，而筆底時有新意。第開微至豪嶺山畫樹，筆婉轉而清澀。第二開微至溪澗，筆墨明淨。松石方兩樹，畫法似點似鉤，娟妍之甚。第六開微至觀，石谷微視之作不多。近波微筆特為神似。第九開微至令懷，烘染畫致，意增優美。第七幅作平溪疊嶂，兩岸幽深，溪面菱葉與對岸長林，使此畫特為生色。第六開微至范寬，其雄偉瑰瑋，能得范之神髓，而用筆蒼老含蓄，較之明人學字，意趣特為深遠矣。此冊原為字致所藏，當是石谷晚年精品。微視一幀，所題微視元鎮筆五字，真其諸情，蓋亦有意微視愛能似，轉覺與畫其昌微肖。

唐孫虔禮書譜

孫虔禮，西元六八七字過庭，陳留人，官至率府錄事參軍。據書好古博雅，工文辭，作草書，吐通義獻。尤妙於用筆，善臨摹，往往能亂真。米元章評孫過庭書，謂凡唐草得三法者，無出其右。書譜本論書之作，議論精闢之甚，而凡所論，皆能追之以心手。非徒託以空言。本幅起手數段，尚能求以形跡，其後愈轉愈妙。中幅以後，用筆用墨，不可端倪。尤為超絕矣。

由江兆申執筆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品說明卡 約1968

「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」明代畫家唐寅。溥心畬曾說：「書畫都有時代風氣，要打破這種時代的束縛很難，書家中只有一個趙孟頫，他的小行書直可超過兩宋，直入晉唐。畫家祇有一個唐伯虎，他的畫可以超元入宋。」唐寅生前活躍於江蘇一帶，也曾到過安徽歙縣，這兩個因素加起來，讓江兆申研究興趣濃厚，先後在《故宮季刊》發表專文，合輯為《關於唐寅的研究》。

●由於對唐寅的個人研究，江兆申的視角也延伸至其所處同時代（十六世紀）蘇州地區的畫家，一九六九年八月訪美

時，即以客座研究員身分，研究以文徵明為主的「十六世紀蘇州地區畫家活動情形」。歸國後，不但陸續發表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，故宮還因此舉辦了三次「吳派畫九十年展」的大型展覽。值得一提的，江兆申研究吳派畫的方法既科學又富創意，他以編年、類比、商榷、存疑等方式，分門別類作深入探討。展出的方式與風格，更是前所未有的，引起世界各重要博物館之爭相學習，算是創新了博物館展覽及美術史研究方法。

吳派

明代中、晚期的代表畫派。明中期的畫壇以「吳門畫派」為首，代表人物為沈周與其學生文徵明，畫山水崇尚北宋和元代，與取法南宋的浙派風格不同，從學者甚眾，著名的有文伯仁、文嘉、陳淳、王穀祥、陸治、錢穀等，他們均為蘇州府人，蘇州別名「吳門」，因稱。



沈周 策杖圖 軸 約1485 159×72.2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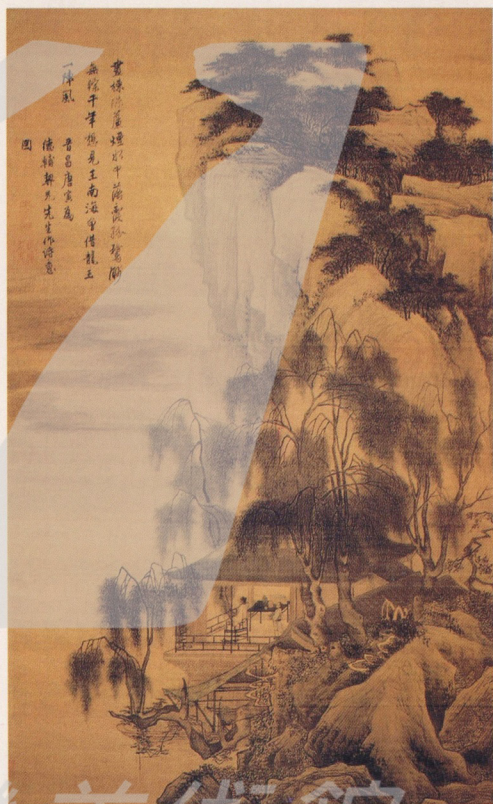
文徵明 (1470-1559)

明代畫家。初名璧，以字行，更字徵仲，號衡山居士。長洲（江蘇吳縣）人。少時學文於吳寬，學書法於李應禎，學畫於沈周。五十四歲任翰林院待詔，工於行、楷、草書，遒逸婉秀，得隋智永筆意，尤精蠅頭小楷，大字近黃山谷。畫山水，師郭熙、李唐、吳鎮、趙孟頫等人，筆墨蒼潤秀美，然仍以工致精緻勝。與沈周、唐寅、仇英合稱「明四家」。

文徵明 絕壑高間 軸
1519 177.9×148.9公分

唐寅 (1470-1523)

明代畫家，字伯虎，號六如居士（取《金剛經偈》：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電」等六如）、桃花庵主、逃禪仙吏等。江蘇蘇州（吳）人。少有俊才，博雅多識，學畫於周臣，後與文徵明、祝允明、徐禎卿等結交，人稱「吳中四才子」。擅畫山水，多取法南宋李唐、劉松年，一變斧劈皴為長勁細條皴法，筆墨流動，因賦性疏朗，放蕩不羈，兼善詩文、書法，刻有「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」印。與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合稱「明四家」。



唐寅 落霞孤鷺圖 軸 189.1×105.4公分



江兆申與藝術史學者羅羣、傅申，在華府弗利爾博物館看鄧復雷「春消息卷」 1969

●事實上，江兆申最受矚目的一篇論文，是發表於一九六七年的〈楊妹子與馬遠之畫〉，文中多方舉證，論定楊妹子即宋寧宗楊皇后本人，而駁斥歷來「楊妹子是宋寧宗楊皇后之妹」的說法，論述精譬而幽默，文字簡要而犀利，受到國內外藝壇學者的重視而聲名大噪，「江兆申」三個字，成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金字「招牌」。

●江兆申有關宋畫的研究，尚有一九七〇年四月發表的〈從畫家構圖意念來看中國山水畫的舊有進步〉，文中指出北宋范寬、李唐、蕭然及南宋馬遠、夏圭，到元代的王蒙以後，歷經明代乃至於清代王原祁等人，在構圖意念上的發展，建構出中國畫在空間概念與透視觀點上的驚人進展，非但有其偉大的美學觀照，更遠遠超越並早熟於西方物理學



江兆申攝於美國華盛頓 1969



江兆申應美國密歇根大學之邀，參加文徵明研討會 1976

觀點。此一觀點的提出，稍稍扭轉了中國繪畫長期以來被外人、甚至是國人視為「落伍、守舊及不合潮流」的觀念。江兆申在藝術史學上的非凡成就，可從其一段觀察心得中窺見：「艾瑞慈教授的第二個女兒姜，她現在正在研究動物學，指導教授要她對『美洲大角鹿』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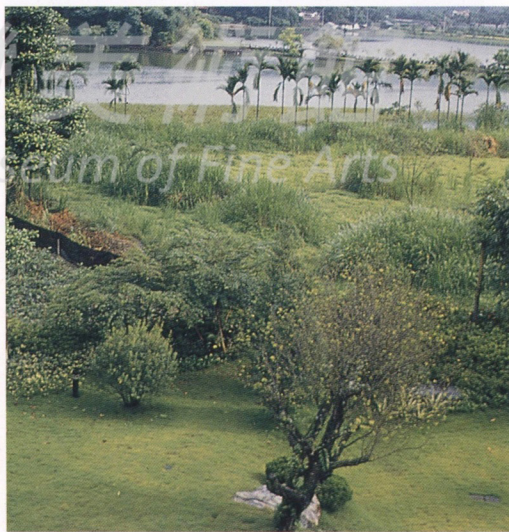
1987 解除戒嚴，開放大陸探親。

1991 海峽交流基金會成立。

出報告。研究的方法，是到森林裡去觀察大角鹿的實際生活。臨行時請示她的教授，要準備些什麼？教授說：『一個睡袋，一本筆記簿！』要她跟野鹿一塊生活，凡是野鹿的每一個動作，都記錄下來，大至遷徙遊食，小至每一根肌肉的牽動。因此她經常的功課，就是和野鹿打交道。我想學美術史也是如此，背誦著錄和記憶作者姓名是沒有用的，主要的功課，也是觀察與記錄。但是大角鹿是動的，有動作、有動機；藝術品是靜的，動作和動機，隱藏在藝術家的手下與心中，必須透過藝術品去窺伺，比觀察大角鹿要更有耐心才成！」

●藝術史是由各時代許多藝術家所創造的藝術品彙集而成，藝術家自然是重要的角色，但因為藝術家多已作古，所以不得不從其遺作入手，而研究的要旨，不在作品本身，應當透過對作品耐心地抽絲剝繭，去探知隱藏在作品背後那難為人知的藝術家的心與手。

●一九九一年，江兆申從故宮博物院退休，遷至他購置的南投埔里家園。自埔里至霧社的中途——眉溪，與大陸舊居梅溪有許多相似處，一為兩地都為「溪」，「眉」與「梅」諧音，而依山面水更是繪圖取景的現成材料，不假他求。一則可以解故鄉緬懷眷戀之情，一則可以滿足退隱讀書作畫的心願。而此地即鯉魚潭側，潭水清澈見底，由淺而深，環山嵐霧相繞，由近而遠，因取名「揭涉園」，意指可行則行，難行便止；有人欣賞也罷，沒人欣賞也罷，泰然處之。隱居但不避世，出入順乎自然。揭



南投埔里鯉魚潭畔的「揭涉園」

涉園寬闊的畫室，提供他更大的創作空間，閒情逸致短短的「一年所得」，竟遠遠超過他任職故宮二十五年間「偶而為之」的畫作的質與量。

●退休之後，江兆申回安徽老家與親舊故交敘舊言歡，祭拜祖先，更兩度作黃山遊，後來的畫作也有黃山的憶寫，而揭涉園的園居生活，也跨出了埔里本地，足跡遍及東勢、東埔、玉山八通關、信義鄉的風櫃斗，所至之處都寫成畫幅，紀錄他所見所聞。而園內的一花一草，也在他的筆下轉成畫幅上新的生命，畫家雖然深居簡出，卻從不停止他創作的腳步，畫筆縱橫四方，水墨淋



江兆申在瀋陽魯迅美術學院的最後一場演講

漓，揮出一種不可遏止的藝術鴻志。

●一九九六年四月底，江兆申與夫人及門生同遊中國大陸東北內蒙，包括參觀遼寧博物館館藏之古書畫，足跡遍及千山、醫巫閭山、科爾沁牧區及瀋陽等地，登高望遠，騎馬草原，是江兆申辭去公職後，最愜意自在的一次旅遊，不料卻也是他個人生命旅途的終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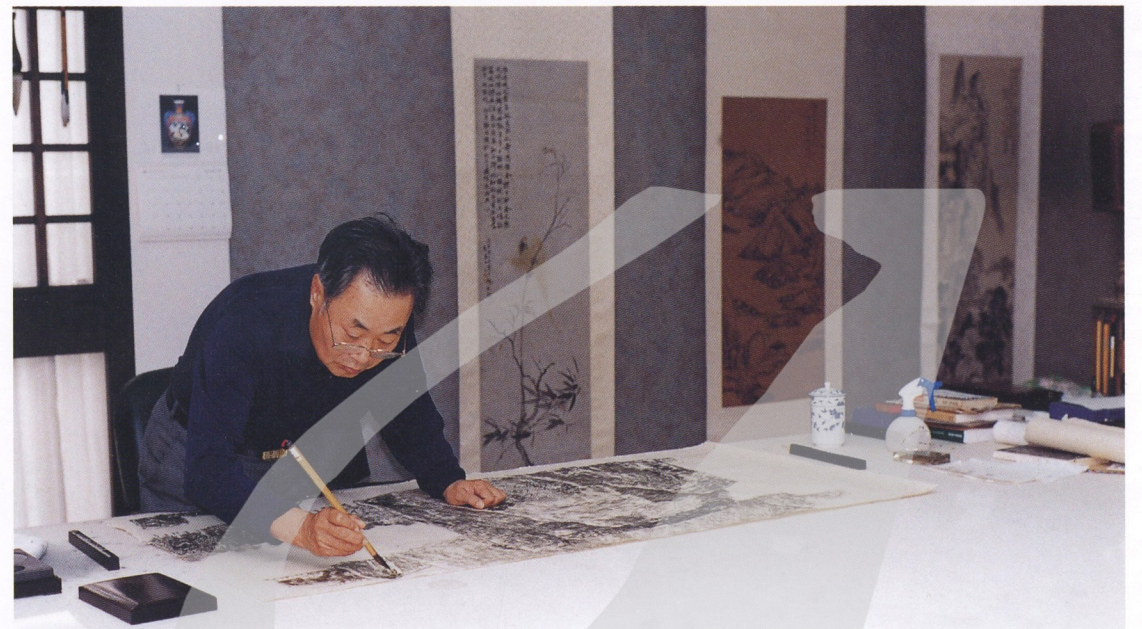
江兆申於內蒙草原

●返台的前一天，即五月十二日，魯迅美術學院為其安排一次演講，談「畫家與時代——中國文人畫」（按：行程中並無安排），開講之前，江兆申還幽默地說：「站著可以把擠不出來的話提起來。」婉謝主持人請他入坐，便侃侃而談。演講進行約半小時之後，江兆申談到中國文人畫，說到「董其昌認為畫畫要有士氣……」，作勢取杯喝茶，一句「對不起，我需要停一下」，心肌梗塞突

發，杯落人倒，享年七十二歲——「遺世兮成獨往，楷則兮長芬芳」，哲人雖離我遠去，典型夙昔長在。



江兆申與夫人章桂娜女士合影於埔里揭涉園。



學古尊古而不泥古，江兆申不為一家所局限，樹立了二十世紀的文人繪畫藝術。



江兆申 園木圖 48×187公分 1992